

新年的罪惡

曹芝文的爲人。在麵粉公司數百人員當中。算他最正當的了。他平日輕易不肯出去胡鬧。所以他用錢也很知節儉。大家打合他出去逛一回遊戲場。他都不肯答應。不要說風月場中。自然沒有他的足跡了。後來人家看見他這樣老實。索性不去和他親近了。豈知這麼一來。在他到很覺安適。不然常常有人要勸他出去。他不領人家的情。到底也難以爲情。如今倒覺得眼前清淨了許多。這時是陰歷的新年了。公司中照例停止辦公。那般寄宿在公司中的辦事人員。一吃過早餐。早已奔得不知去向。大概總是跑到熱鬧場中去隨喜了。所以偌大一片公司中。只賸曹芝文一個在那裏看守大門。因爲這天差不多門房茶房都出去游玩了。曹芝文吃過中飯立在洋樓上看那馬路裏來往的汽車。正是絡繹不絕。他們的車子頭上。還插着一方小小的五色國旗。臨風招展。越顯得美麗了。車子裏的人們。都穿了嶄新的衣服。好像在那裏洋洋自得。再看那馬路旁的各大商店。此刻都紮起了松柏牌樓。和五顏六色的綵綢。正覺得好看極了。不知怎樣。他的心中斗的一動。就換了一身比較的新些的外衣。戴上銅盆帽。也踱出公司的大門。走到最熱鬧的馬路上去散步散步。

十一

今年不是民國十二年嗎。有許多人說。(十二)的解釋。就是(一打)。恐今年打得更加利害呢。這真是「豈有此理」的話。照我的意思。不是這樣說的。那(十)字明明是數學裏的加字。(二)字明明是(等)字。加是增加的意思。等字頭等的意思。我想今年各界一定增加幸福。中華民國可列入頭等國裏去哩。豈不可賀嗎。

大晴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癸亥年正月初五日

星期一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爲之紅絲綺芬者內分小說詩文等九類文廬序許指戲陳蝶仙包天笑王道西神吳東園米錦玉聲周劍雲胡寄塵嚴謨聲施濟羣鄒逸梅顧明昇(隱)農何海鳴鍾鐵樵卓阜郁慕俠諸公米(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雙熱趙畹香姚綸維程瞻柳山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鉅守米(雜著)有蘇麟閣劉樹培葉梅村蒲人楷公(題字)有沈枕亞周瘦鵬趙蒼狂郭鶴鳴張丹桂王鍾鼎彝米(畫)有徐君璧君博陵魏潤卿諸公及壽梅(虛庵之夫人)劉氏(半塘之夫人)環山(眠雲之夫人)三女史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百餘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通可謂空前絕製定價一元五角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爲限(自登報日起)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發行主任兼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小説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面報亦可報名
應費用物
投考時起最近畢業學校生錄名
校址
上海漢口路
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 三月一號
住址 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
章程即寄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七 十 一 號

今日三張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通中百十路一號華局電中六十七

廣 告 刊 例

封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長行每 行四角 後幅短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 刷 者 光 明 刷 所 上 海 派 克 路 中 八 十 九 號

本報刊登各項廣告均須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業已開放範圍較前益寬所有徵文條例已詳元旦特別啓事欄內請諸君隨時賜教爲幸又本報六十八號（即正月初二日）特別啓事係屬稿爲手民誤刊特此聲明請諸君諒會



小說界消息

本年海上各小說雜誌。大都繼續進行。而銷數亦都不弱。說者謂此是中國小說界好景象云。

小說

北海癡鸞

（續）

李淑芬女士

瀛洲見了此書又怕真個弄出意外。只得乘上包車。到了石板房。尋着十號門牌。一扣門環。由裏面走出一五十餘歲僕人。瀛洲述明原因。交與一張名片。僕人滿面笑容。就讓到書房。原來石宅是很豪富的。瀛洲行入書房。坐在一張沙發椅上。那僕人就進內回裏去了。等了不多功夫。那僕人走出來。面對着瀛洲說道。我家大人沒在家。我們太太請你裏面坐。瀛洲慌忙隨着那人。過

新春最佳禮品爲

新華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聯總代理

。那老嫗也在傍旁淚。瀛洲只得勸導了幾句。又說。世上沒有不好商量底事。妹妹。憑我底良心吧。妹妹既不肯我。我焉能負妹妹。好好養病。病好了且再理會。說罷。他心裏覺着十分難受。就聽阿俠嘆了兩聲。往下也就不說什麼。瀛洲又敷衍了兩句。告辭出來。瀛洲這一出門。石阿俠的魂魄。也隨他出來了。就是是晚。因病入膏肓。香魂杳杳。歸入瑤池去了。瀛洲回到報館之後。就覺心驚肉跳。晚飯也不肯吃。就去睡覺。可也作怪。臥下之後。反來覆去。終不能眠。便又爬了起來。跨下床。研墨摸紙。打算作點稿子。這筆也作怪。平常拿起筆來。好比司文之神。寄在筆管上一舄。越寫越快。今天偏就寫不上來。簡捷說罷。整整亂了一夜。等到東方已曉。紅日東升。就見一個僕人打扮的。進來問瀛洲道。你就是李瀛洲先生嗎。瀛洲忙答道。是。有什麼事。就見那人遞過一張字紙。交到瀛洲手裏。說道。你看吧。丟下信。轉身往外就走。瀛洲展開一看。見上面寫道。本宅小姐阿俠女士因病於昨夜丑時亡故。石宅具。等字樣。瀛洲未及看完。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當時就昏迷過去。倒於地下。報館茶役聽見房中撲咚一聲。不知甚事。急速跑進屋內一看。見瀛洲死在地下。也吓的一跳。大聲叫道。死了人啦。大衆聽見編輯室內嘖嘖。都跑過來。這個搬頭。那個捶腰。候瀛洲甦醒過來。瀛洲因爲見了字條之後。自己也悟過來。想見石阿俠因他而死。未免動心。所以吐出一口鮮血。此時大家將他叫起。全來問他怎麼回事。不免兩眼滴滴下淚。自己責怪自己。實是無情之輩。也不肯告訴他人。那東方紅日。透入屋中。好比玫瑰色般。院內寂寂無聲。就聽那麻雀叫道。好比說是瀛洲無情。瀛洲薄情。（不受酬）

塵海幻影

元覺

如海自與真伯斯夕過從。真伯時以宜海黑幕相告。囑勿輕信人言。

了一道屏門。見這院子內涼棚高搭。放着幾盆石榴。白蘭花開的很香。棚杆子上。掛着一架鸛鵲。一見有生人進來。他叫道。客來。客來。就見上房簾子掀起。出來一個十五六歲小丫環。見瀛洲上了石階。他就說了一聲道。請。接着就把竹籠挑起來。瀛洲邁步走進一看。見一半百老嫗。江蘇打扮。與瀛洲鞠了一躬。說道。此位就是李先生嗎。請坐。那使女傍邊說道。這就是我們太太。瀛洲隨也鞠了三躬。口稱老伯母。那老嫗只說不敢不敢。小使女遞過一支香煙。用火柴燃着了。又給掛過一碗茶來。就聽這老嫗說道。我在各日報上。長看見你的稿子。漂亮之極。我就知一定是個翩翩的公子。今天一見果然。我們老爺（指其夫）公府有事。恐怕今天回不來。小女自那一天。見先生以後。他好比患了神經一般。時時刻刻。想念先生。就此得了一病。我們老爺給先生去了封信。不想先生又再三推辭。我想先生既有教小女性命之恩。已無他抱過他。他不能再嫁他人嗎。先生。你還是答應了他。便算救他到底了。瀛洲道。我並不是不肯承認。不過我上有雙親。不能私自作主。那老嫗又說道。現在開通時代。只要男女願意。父母媒人。那能干涉。今天小女病的更厲害。說完這話。回頭對那小使女說道。你看小姐睡沒有。使女答應了一聲。就進入裏間屋內去了。不多功夫。又走出來。對着老嫗道。太太。小姐吃藥呢。老嫗道。好好。李先生可以進屋。看看小女去。瀛洲此時。已有些心裏發憐。隨着老嫗。進了裏間。原來這房。是三間兩耳。小姐住在東耳間。到了耳間一看。屋中很大。靠北牆放着一架銅床。掛着粉紅花色絲葛幔帳。老嫗掀開帳子。說道。阿俠。阿俠。李先生來看你呢。就聽帳內噓噓之聲。瀛洲四目一看。見石女士蓬頭垢面。焦黃臉兒。已露骨格。眼光發散。身上蓋着一個大紅緞棉被。此時瀛洲心裏。不勉也動了憐香惜玉之心。就見阿俠眼睛微開。目中一點神色沒有。看看瀛洲。點了兩點頭。眼淚滴滴出下。瀛洲心裏似萬刀刺心。總之他仍小說認可的話。

。自貽後悔。在如海感其待遇之誠。佩其識見之高。促膝談心。盡傾肺腑。言談計從。毫無疑慮而真伯視同嬰兒。弄之掌上。醉翁之意。自不在酒。豈真欲相與結雷陳之交乎其居心與仲謀實無以異也。窺如海久在京師。日生厭倦。漸以徐圖進取之說。爲借箸代籌之謀。謂欲過班班外任。應依法定手續。不可全恃資緣。但按例納票。額金甚巨。祇能覓尋廢照。朦混當局。或李代桃僵。借名赴驗。所費無多。手續獲全。此種辦法。前已有入仿行。獲實效者屈指可數也。如海托其留心代覓。一月以後。始來報命。據云有同姓某甲。曾以軍功得保知縣。亡已三年。尚未呈報。該項部照。堪以冒襲。如向其家屬購取。當能有效。如海即托向甲家交涉。果以二千元取得。即日特向吏部報到。請求簽分。既非賄物。自能候期考詢。非前此之純屬虛偽者可比。及示定期。如海隨班候驗。例須自誦履歷。此種履歷。先由賣照家屬預爲製備。照本宣科。固無甚難。向例。略詢數語。即可了結。此次因履歷所注經過事蹟甚多。且屬蒙邊軍功。堂官見其年貌尚少。頗滋疑竇。特別詳加考詢於蒙邊人情風土。逐項窮詰。其應對大概情形。先已預備。尚能陳述無誤。問及飲食起居。則略瞞技窮。漸露窘狀。至稱日食大米三餐。與實際大相逕庭。堂官知其僞矣。立將憑照塗銷。如海悻悻而出。走告真伯。真伯曰。此乃自行應對訛誤。於人無尤。其不負責之意。已在不言之中。如海亦無如彼何。惟自念前爲仲謀所愚。究無半文損失。此番真伯竭誠相助。反致巨款飛騰。依然故我。浮沈宦海。動涉危機。不如坐守原職。靜以待時。自此意懈心灰。朋儕應酬。亦多謝絕。固亡羊補牢。桑榆未晚也。真伯自陳代謀無狀。引咎自責始與往還。如海終難盡釋隱恨。不過虛與委蛇而已。後此事竟爲仲謀所悉。幾度探訪。盡得其象。格於前嫌。遽難面告。乃將實情函達如海。函云。

如海仁兄大人閣下。仲謀根以狂愚。忝附契末。抵掌聯牀。累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畫風西精贈）

本誌係浙省學術界同人組織，內容豐富，涵蓋文學、歷史、地理、科學等領域。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訂閱處：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澤洲等編。內容包括：幻術之原理、幻術之種類、幻術之表演等。全書共分三冊，每冊定價大洋一元。發行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 各種皮膚病
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海上花列傳

著者：吳趼人

本書描寫上海租界內之社會生活，內容生動，情節曲折。全書共分十冊，每冊定價大洋一元。發行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張舍我
小說集
內容豐富，值得一讀。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佈。

天香山虞山二徐書局

本局經銷各種新書，包括文學、歷史、地理等領域。歡迎各界人士光臨選購。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就思了一回。忽然把樣子一拍。大聲道。哦。眼前放着極好的一個人。你不去找他。却來尋我這無用之人。這真大領而特領了。我聽了這句。喜歡得直跳起來。忙問。這人是誰。天揚又大聲道。除了我。還有誰呢。一句話提醒了我。不覺大喜道。正是。我知道仰和程鎮使都督。都是好朋友。我也真個氣昏至極了。怎麼一時倒想不起來。事不宜遲。我們快吃了飯。一同去找了罷。天揚應了。又道。這個人是一等第一個爛污的朋友。這幾天聽說他又鬧了什麼把戲出來。將他的心機都揭亂了。若知詳情。可去叫素秋寶寶等人前來一問。他們完全知道。我因幾天事情忙。沒有出去。總沒曉得底細。我料他這時候。一定不會在家的。……他說到這裏。我突然又記起仰和和老三的事情來。心中好生不快。因叫個堂倌。先去打了一個電話。問他們公館時。果然回說。今天一早出門。此時還沒回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九 東越許廣父著

我們特來迎請五少。要勞他過去一騎。智夫兄弟都笑道。哦。老五的面子原來還足。一到上海。就有這許多委員過來迎接。倒瞧你不出。還是花叢領袖呢。我聽了。不覺失笑。因問他們。你娘找我什麼事情。素秋未答。彩雲叶芬都笑道。那為的三大人的事情。恐怕還要五少勞一騎。去找三大人呢。我聽了。吃了一驚道。哦。剛才你們不是說三大人和老三拆了餅頭。此時正該神智清爽了。怎麼還……衆人都笑道。就是這話。三大人和那賤人也。不曉得是什麼緣分。這會子吃了老三。據說。三大人還不肯十分和他決絕呢。我道。究竟老三有甚事情。難道他真個又拿出什麼仙人跳的老法兒來麼。三大人也不是怕這等事情的人呀。叶芬笑道。事情呢。却不是仙人跳。倒是三大人跳了老三的仙人。我們聽了。都不解起來。彩雲這才笑着。告訴我們。原來老三為人。生來有一種癖好。就是愛拆戲子。他從前已經幾次失敗在戲子手裏。此時仍舊不改宗旨。凡是伶人中略有姿色。身段矯健的人。都殺得他上他面首的資格。自從那回子由京南下。首先弄上了一個唱花旦的。不曉得什麼名字。但知同班中人。都叫他老五。這人不但相兒不行。連唱工做派。都是毫無可取的。也不曉得什麼地方。給老三看中了。意。也不消三番四次。只聽了他一齣二本。伯鸞招親。下台之後。兩人就弄了一個茶目的介紹。彼此行了一個相見禮兒。相見之後。更不煩說長道短。當夜就在一家棧房。開了一個房間。做出他們不知所云的事情來了。據他們房界中說來。像這等天緣速合。也算好戲場中罕有的奇聞了。當下二人就悄悄議定。在跑馬廳觀戲里租了一所小房子。日分夜合。秘密往來。端的做得人不知。鬼不覺。休說外人毫無信息。就連我們對過那賤人。先時也並不知道。那知世上的事情。真是說不明白。說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 東越許廣父著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總代理

抱軒先生大示收到承獎感極容再趨訪 吉甫

鈍根書例

四尺橫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六元 條幅每條與橫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字二元 大字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摺扇每面二元 (不作小楷) 名刺一元 (須製鮮版) 書面題簽二元 (劣書不題) 尺頁每方二元 (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收件處) 上海寶山路升順里念五號王寓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神州新淚痕

楊慶 廖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社會小說尤為先生精心結撰之作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讀者俱樂部

我家的元旦

新

誰不說章家兩個女孩子的性情。是彷彿啊。芷英呢。雖說是比芷明大了一歲。可是他們倆站在一起。再也沒人能分出他們一些兒兩樣來。講到他們的性情。真是和平得很。並且不能說他們是兩個人。因為芷英說出一句話來。却是芷明心裏想談的。他們表面上總算得是兩個人。其實他們只能算得一個人。所以無論什麼人。有什麼事情發生。要想徵求他們倆同意的。只要得着兩人中的一人許可。便能算得通過。他們的父親。是本地一個商人。每年的進款。倒也不少。可以稱得一個小康之家。以上所說的話。全是他們姊妹倆沒有嫁前的事。

芷英的那位金龜婿何信悠。是時下一位著名的小說家。他們父親。也是現在數一數二的資本家。家資小說些。也許有一二百萬。他只有信悠一個兒子。芷英不知前世裏做破了幾個木魚。纔嫁得這才財雙全的郎君。信悠既是將來候補的財翁。所以他撰的小說。不是抱金錢主義。做出來的稿子。自是取精用宏。句法簡單。和那些空話連篇。拖泥帶水的小說。大不相同。社會上的讀者。當然歡迎他到極頂。並且人人曉得他是將來候補的

義務通信

一處君鑒示悉星期日午請在府候我 半



藝
林

去鄉辛酉

鈕農

臨歧叩別堂前。行李隨身祇自憐。此去關
山尋夢遠。歸來定省俟明年。
征程迢遞路逾千。所獲難供筆墨錢。窮達都
由時與否。何須搔首問青天。

●辛酉仲秋由歙返滬道經嚴
先生釣魚臺偶成一律前人

嚴陵台下獨徘徊。七里江山曙色開。隔岸桐
廬秋入畫。下灘流水響於雷。泥塗軒冕人千
古。莢笠生涯酒一杯。我亦倦游思小隱。何
當垂釣此間來。

清明 辛酉

前●
人●

芳原一片野花香。漠漠春陰補綠楊。料是隔
林郊祭畢。紙錢蝴蝶趁斜陽。
桃花開處近池塘。淺淺深深隔短牆。正是艷
陽天氣好。踏青人競鬪新妝。

叢
著

厓父賁文

吾友東越許虞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諳奏漢以下書沈溺左孟莊屈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寓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機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弱文爲定例例如左 義文 祭文 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篇五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
王戊孟冬之月莫山余沈亞代作

●江湖浪語

父子同燔

覺園

某甲戀一土娼。間日必往。其子亦喜嫖。土娼愛之。誘與狎。值甲不至。娼必使人招之。一夕。娼知甲已赴外埠。即招其子來。方至半夜。甲竟至矣。娼應聲啟扉。急令其子匿榻下。仍與甲寢。及天將明。娼戲問甲曰。爾年老猶好色。聞令郎亦善嫖。倘不幸相值。應作何態。甲曰。當今盛娼公產公妻主義。父子同嫖。有何不可。其子聞之。急從榻下出曰。爹爹何不早說。幾乎令我冷煞矣。

姓常營商

有李姓常營商於外。其妻不甘獨宿。每與人通。李微聞之。恨不曾遇及。一日。鄰居告以與其妻常往來者。爲一劉姓。其表兄也。乃詰其妻曰。劉表兄近日來否。妻曰。許久不見。昨日忽來望爾。聞爾不在家。稍坐即歸。適其兒年僅五歲。在旁插嘴曰。爹爹。劉伯伯去得真早。今早天還未亮。彼遂開門向後邊出去矣。

●鄉下人送信

D.
G.

有一個鄉下人。到郵局裏去送信。貼好了郵票。就對郵局員說。「先生。你務必你自己親手把我的信送到了呵。…」局員說。「呵。…是呵。…你把信投到那個信箱裏去吧。」鄉下人把信投在信箱裏。出了郵局。自言自語的說道。「哦……投到這箱裏。就能把信

諧海

女士之妬。不能與三嫂嫂一例比也。

●鐵城遭變記(二)

許彞屏

二十三日黎明。聞城門開。遂偕同事唐蔭陳三君出城。甫出署。唐君因體弱少遲。遂不及偕余輩行。余輩至城門。則門已復閉。立候者約數百人。約一小時乃開。逐隊魚貫而出。途中見兵役掠賣器具。或持一紫榆椅。僅賣數元。布一匹。亦只售數元。俄至友人錢君家小坐。卽至紳士伍君家。伍素封。是時亦虛被劫。則避居僻處。余等蹤跡及之。因留余等午膳。假余一長衫。余遂至海關友人處。假川資作歸計。聞次日有船開往香港。晚飯後偕蔡君諸人登舟。余與蔡君同居一

閑話

● 妬續

愛二

余觀三嫂嫂妬史。不竟悲感交集。幾疑天下無如是之毒婦。而乃於三嫂嫂之妬史中聞之。誠所謂莫毒者婦人之心也。廬父釋妬之義。而曰妬原於愛。愛不深則妬亦不作。故曰妬者是愛之表示也。苟無妬。愛情幾乎息矣。廬父之論甚當。維天下之妬。以其因果不同。則其種類亦不一。此妬史一部之所以成也。廬父以三嫂嫂爲妬。世之續之者。將源源而來。今亦請以余之妻爲例。

●打茶圍

D.
G.

兒子問父親道：「爸爸，什麼是打茶圍呵。你告訴我。」父親道：「打茶圍，就是一家人圍着棹子坐着，把茶壺放在棹子上面，都用茶碗打之。至壺碎爲止。這就算打茶圍。兒子唯唯。」

趣談

✕

•

●怪物 蔡蘊山

我有一夜。同了朋友走到鄉間玩耍。忽然遇見一物。身高丈餘。頭頂狼尖。當時衆人都